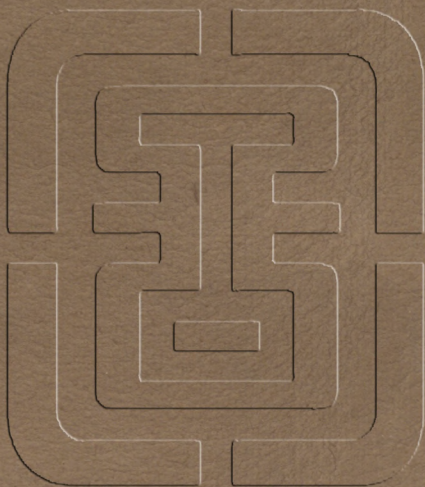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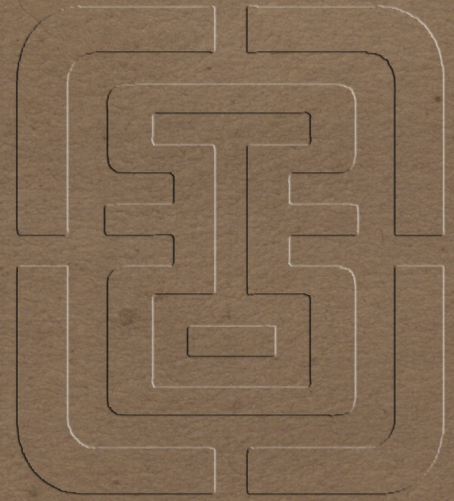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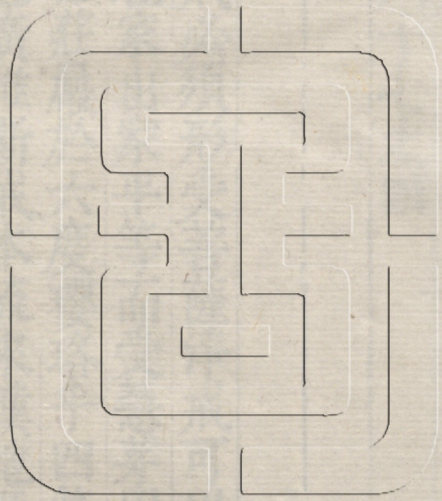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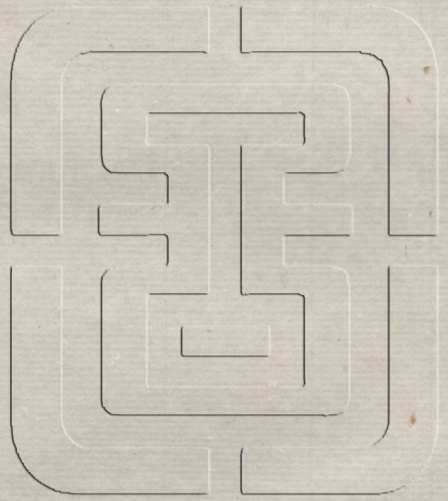
法苑珠林

三三三



52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受戒篇第八十七之四

三聚部

述意

夫十善五戒必須形受菩薩淨戒可以心成故戒法
理曠事深在家出家平等而受慧芽因斯以成定水
沿茲而滿必莊嚴於六度瓔珞乎四等雖復棟宇未
成而基階已廣唯斯戒本流來漢地源始晉末中天
竺沙門曇無讖者賡此戒經及優婆塞法東渡流沙

撰述
撮舉章條抄出戒本涼州有道進法師者道心超絕
慧力俊猛流聞戒來乃馳往燉煌躬自迎接戒法既
至時無其師於是謹依經文自誓而受于時涼州道
俗並未之知也既而彼寺道朗法師夢進從佛受記
又僧尼信士十有餘人咸同此夢互相徵告俄而進
還果受斯戒朗年德崇重西土之望既愛樂大乘兼
證瑞夢心喜內充既從進受以爲菩薩勝地超過三
乘遂屈其年臘降爲法弟既而名德僧尼清信士女
次第受業三千許人涼州刺史聞進戒行奉遵師禮
於是菩薩戒法流布京國自爾已來黑白依持受者

無量願斯甘露等雨大千謹撰茲記錄其始末耳

損益

依瓔珞經云佛言佛子今爲諸菩薩結一切戒根本
所謂三聚戒是佛子受十無盡戒已其受者過度四
魔越三界苦從生至生不失此戒常隨行人乃至成

佛

梵網經云十無盡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

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自讚毀他七不說

在家出家菩薩過失八不貪九不瞋十不謗三實是名十無盡戒也佛子若過去未來

現在一切衆生不受是菩薩戒者不名有情識者畜
生無異不名爲人常離三寶海非菩薩非男非女名
爲畜生名爲邪見人名爲外道不近人情故知菩薩

戒有受法而無捨法有犯不失盡未來際若有人欲
受菩薩戒者法師先爲解說使其樂著然後爲受又
復法師能於一切國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薩戒
者是法師其福勝造八萬四千塔況復二人三人乃
至百人千人等福報不可稱量其法師者夫婦六親
得互爲師其受者入諸佛界菩薩數中超過三劫生
死之苦是故應受有而犯者勝無不犯又犯名菩薩
不犯名外道以是故有受一分戒名一分菩薩乃至
二三四十分名具足受戒是故心盡戒亦盡心無盡
故戒亦無盡六道衆生受得戒者但解語得戒不失

也又善生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者退菩提心
二者得上惡心離是二因緣乃至他世地獄畜生餓
鬼之中終不失戒若於後世更受菩薩戒時不名新
得名爲開示瑩淨又梵網經云爾時智者向十方佛
爲受戒人唱說羯磨已十方諸佛及諸菩薩遙見是
人生子想弟想咸皆垂心憐愍護念由佛菩薩遙護
念故使受戒之人功德增長不失善根令受戒人舉
身毛孔從頂至足如涼風入體舉身悚慄當知受者
具其戒相冥中爾時應有十方諸佛以正法眼見此
行者有實真心釋迦牟尼佛於聖衆中應唱如是言

告諸大衆彼世界中某甲國土某甲菩薩從某甲智者請菩薩戒此人無師我爲作師憐愍故又佛言佛子與人受戒時唯除有七逆罪不得受菩薩戒五逆罪外加殺和尚阿闍黎一切國王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女姪男女十八梵天無根二根黃門奴婢一切鬼神金剛神畜生及變化人但解法師語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皆使壞色與外道相異又云若佛子太子欲受國王位時受轉輪王位時百官受位時應先受菩薩戒一切鬼神救護王身百官之身諸佛歡喜旣得戒已生孝順心恭敬心見上座

和尚阿闍黎大德同學同見同行者而菩薩反生憍心癡心慢心不起迎逆禮拜一一不如法若欲供養時以自賣身國城男女七寶百物而供給之若不爾者犯輕垢罪

簡德

自下諸門並依地持論撰此戒法

敬尋聖教窺受萬途竊謂地持最爲樞要今且謹依撰成大轍擬爲自用詎敢兼人夫論受戒唯有二種一者弟子戒師千里之內七衆俱是然七衆之中比丘最上比丘之內又定者宿爲勝然者宿之德復有三種一者同法菩薩明種性備足二者已發願菩薩

謂發心具足三者有智有力善語善說能誦能持者
畢竟復同蓋具此三德方堪爲師若全無此行則不
任爲師弟子者亦具種性發心方聽受戒第二請師
者普賢觀經云將欲受菩薩戒先請佛菩薩爲師請
云弟子某甲等普及法界衆生奉請釋迦如來以爲
和尚奉請文殊師利菩薩爲阿闍梨奉請彌勒菩薩
爲教授師奉請十方諸佛爲證明師奉請十方菩薩
以爲已伴我今依大乘甚深妙義歸依佛歸依法歸
依僧如是既請得師是以次爲聽許故欲受戒者具
修威儀禮戒師已應作是言我於大德乞受菩薩戒

大德於我不憚勞者哀愍故聽許三戒師答言好既
許可已卽敎學方廣摩德勒伽論五明論等令知犯
不犯染汗不染汗輒中上及四十二戒亦須諳委然
後對佛爲受若先學大乘者便許而卽受弗同此例
謂從戒師聽可之後或三年或百日或一日於道場
內偏袒右肩禮三世十方一切諸佛禮一切大地菩
薩禮佛菩薩已念彼諸佛乃與菩薩三聚功德及禮
戒師長跪曲身作是言唯願大德授我菩薩戒三作
是言已長養淨心惟在得戒無餘念也

懺悔

夫欲納受淨法要須洗蕩內心方堪得受凡污心之垢唯迷與障迷者謗無三寶障者廣起十惡今教懺者正懺此二又依梵網經云若教戒法師見欲受戒人應教請二師和尚阿闍梨二師應問言汝有七遮罪不若現身有七遮罪師不與受無七遮者得受若有犯十戒者教懺悔在佛菩薩形像前日日六時誦十戒四十八輕戒若敬禮三世千佛得見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見好相佛來摩頂見光華種種異相便得滅罪若無好相雖懺無益縱是現身亦不得戒若曾受戒或犯四十八輕戒者對首懺

罪滅不同七遮又若欲受戒時問言現身不作七逆罪耶不得與七逆人受戒七逆者一出佛身血二殺父三殺母四殺和尚五殺阿闍梨六破羯磨轉法輪僧七殺聖人若具七遮卽身不得戒餘一切人得受戒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不向六親禮拜不向鬼神禮拜但解法師語百里千里來求法者而菩薩法師以惡心瞋心而不卽與授一切衆生戒犯輕垢罪

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諸佛弟子從本際有識已來乃至今身或自不信三寶或教人不信三寶或見作

隨喜或自輕慢三寶或教人輕慢三寶或見作隨喜
 或自侵損三寶或教人侵損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
 殺盜姪或教人殺盜姪或見作隨喜或自妄語兩舌
 惡口綺語或教人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見作隨喜
 或自貪瞋癡或教人貪瞋癡或見作隨喜於此眾罪
 不生慚愧失菩薩戒不自覺知今於佛前至誠懺悔
 願眾罪未斷無餘志心敬禮一切諸佛

一遍亦得
三遍彌善

受法

此門有四一定其種性二定其發心三定其漸頓四
 正為受戒第一問言汝某甲善男子善女人聽法姊

法妹汝是菩薩不答言是戒師若坐若立問者皆得
 所以坐得者為戒師老而無力故所以立得者為戒
 師少而有力故某甲者蓋題其父母師長所制名也
 非謂稱其榮族皇帝明府之號也設稱亦不發戒但
 背法逐情非重道之儀也第二問發菩薩願不答言
 已發菩薩願者正是道心別名也第三問其漸頓依
 菩薩善戒經云優波離問菩薩戒法菩薩摩訶薩成
 就戒法利益眾者先當具足學優婆塞戒沙彌戒
 比丘戒若不具優婆塞戒得沙彌戒者無有是處若
 不具沙彌戒得比丘戒者亦無是處若不具如是三

種戒者得菩薩戒亦無是處譬如重樓四級次第不
由初級至二級者無有是處不由二級至於三級不
由三級至於四級者亦無是處若依薩婆多論云若
欲受沙彌戒先受優婆塞五戒若欲受比丘具戒先
受沙彌十戒如人入海從淺至深如是入佛法大海
者亦當如是若有難緣不得漸受者頓受比丘具戒
者亦得三種戒然授者得小罪准前菩薩亦應如是
依地持論頓發大乘
心直受菩薩戒亦得心直受菩薩戒亦得第四正為受戒戒師問汝善男子善女人
欲於我所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
衆生戒是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

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
薩今學汝能受不答言能說三今言善男子女人者止為一
人若對多人則言某甲等

第二明心念受法者若無德行之人可對受者是行
者應具威儀至佛像前禮佛已互跪白云我某甲白
十方世界一切諸佛及人大地諸菩薩衆我今於諸
佛菩薩前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
衆生戒此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
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
薩今學說三梵網經云若從師受不假好相以戒師展

轉相承有力故若對佛像前自誓受者要請得好相
方得受戒以不從師受自無力故要須請聖加被若
於定中若於夢中若於覺中感得好相與聖教相應
者方得若受戒者但出自口立誓要期受詞法用一
如依師受法也

請證

既受得戒卽須請證先請菩薩後請於佛初請菩薩
者謂大地菩薩大地者謂種性地解行地乃至十地
普賢乃至賢首是也受人互跪戒師爲起禮於十方
諸菩薩衆作是言我弟子某甲仰起十方大地微塵

數諸菩薩衆文殊師利金剛幢功德林菩薩等此某
甲菩薩等在其國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
三說受菩薩戒我爲作證三說請諸佛者謂十方一
切諸佛且就一教東方善德佛乃至下方明德佛等
一切諸佛第一大師現知見覺於一切衆生現知見
覺今某甲菩薩於某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
所三說受菩薩戒我爲作證三說以其白故無量諸
佛大地菩薩前法有瑞現或有光明或有涼風或有
妙香以有相現故十方諸佛於此某甲菩薩起子想
大地菩薩起弟想以起子想弟想故有慈心愛念令

此菩薩從受已後犯卽尋悔專精念住堅持不犯乃
至菩提終無退轉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清
淨十力四無畏三念處三不護業大悲不忘法斷除
諸習一切種妙智百四十不共法悉皆備滿乘大慈
悲遊騰十方廣度衆生不辭勞倦一切衆生成同此
益

戒相

蓋大聖度人功唯在戒凡論戒也樞要有三一在家
戒謂五戒八戒是二出家戒謂十戒二百五十戒是
三道俗通行戒謂三聚戒是然此三聚復有三種一

者戒種種性是二者戒心菩提心四無量是三者戒
行六度四攝是然此度攝若隨威儀則名三聚若依
行位乃稱爲七若就德位遂號七地及十三住凡如
此說皆是戒法不同也上來略述戒體宗要如是自
下廣明行者旣受得戒已須識戒相知其受時了達
輕重功能多少並宜誦持勿令忘失我菩薩戒弟子
某甲從某年月某日某時於某師所依地持論受得
菩薩三聚淨戒其三是何一者攝律儀戒謂惡無不
離起證道行是斷德因終成法身止卽是持作便是
犯順教奉修慎而不爲二者攝善法戒謂善無不積

起助道行是智德因終成報身作卽是持止便是犯
順教奉修以成行德三者攝衆生戒謂無生不度起
不住道行是恩德因終成應身作卽是持止便是犯
攝律儀戒者要唯有四一者不得爲利養故自讚毀
他無慚波羅夷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無慚波羅
夷三者瞋心打罵衆生前人慚謝不受其懺無慚波
羅夷四者癡心謗大乘無慚波羅夷此卽通明三聚
所離過能離體者謂身口意業思也攝善法戒者善
無不積謂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波羅蜜八萬
四千助道行順教奉修以成行德攝衆生戒者四無

量爲心四攝爲行四無量者謂慈悲喜捨悲能拔苦
盡慈能與樂滿喜謂慶衆生離苦究竟樂法滿足捨
謂令衆生行佛行處至佛至處方生捨心四攝爲行
者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菩薩將欲攝物先以財濟
免其形苦次以愛語曉悟其心令其信解言行利攝
者依前信解次令起行行謂戒定慧等令物奉修是
行利攝同事者修行旣滿轉依究竟成就三身同聖
者所證故地持論云布施愛語未發心令發心行利
未成熟令成熟同利未解脫令解脫上來所列令受
戒者誦之知受戒時節依師稟教略識持犯也

述曰既受得戒依經亦須識六重八重等戒初六重者如依優婆塞戒經云若優婆塞受持戒已雖爲天人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殺若身自殺是人卽失優婆塞戒尚不得暖法況四沙門果是名初重如是不得偷盜不得虛說我得不淨觀不得邪淫不得宣說四衆所有過非不得沽酒若破是等戒卽失優婆塞戒尚不得暖法況得四沙門果是名六重第二八重戒者如依菩薩善戒經云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人六重二者出家八重法若犯一一重法現在不能莊嚴無量無上菩提不能令心寂靜是則

名爲名字菩薩非義菩薩是名菩薩旃陀羅也菩薩心有上中下若後四重下中心犯不名爲犯若以上心惡心犯者是名爲犯上者所謂樂作四事心無慚愧不知懺悔不見犯罪讚破戒者是名上惡心犯菩薩雖犯如是四重終不失於菩薩戒也八重者如此如前四波羅夷帖初四重便爲八重若依梵網經地持論有受是菩薩戒有四十二輕垢戒不得犯且逐要略述三五餘在廣文是故經云若佛子常應一心受持讀誦此戒剥皮爲紙刺血爲墨以髓爲水析骨爲筆書寫佛戒木皮穀紙絹等亦應悉書持常以七

寶無價香華一切雜寶爲箱盛其戒律若不如法供
養者犯輕垢罪若佛子不得畜刀仗弓箭販賣輕稱
小斗因官刑勢取人財物害心繫縛破壞成功長養
猫狸猪狗若故養者犯輕垢罪若佛子以惡心故觀
一切男女軍陣等鬪亦不得聽諸音樂雜戲擣菹作
賊使命若故作者犯輕垢罪若佛子以惡心故爲利
養販賣男女財色自手作食自磨自舂占相吉凶呪
術工巧調鷹方法和百種毒藥都無慈心犯輕垢罪
若以惡心自謗三寶詐現親附口便說空行在有中
若見外道一切惡人劫賊賣佛菩薩父母形像販賣

經律販賣僧尼而菩薩見是事已方便教化贖之若
不贖者犯輕垢罪既略識持犯卽須禮退故地持論
云今受戒者禮佛一拜大地菩薩一拜不云禮法義
准通禮三拜彌善

勸請

述曰法師陞座訖讚唄供養時將爲大眾敷演法要
藉聖加被方得宣釋天衆同時運心請聖加被十方
凡聖說聽二衆加於觀心內益勝智外增言辯方能
識欲知根所說無倒又加聽者一心恭敬無倒聽聞
故阿含經偈云

聽者端視如渴飲

一心入於語義中

聞法踊躍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為說

又同請諸佛轉正法輪十方世界應成諸佛於念念中出與於世越過數量前念既爾後念亦然皆待請十方諸佛十方凡聖處法界堂咸請久住轉正法輪然諸凡聖敬人重法心至誠故諸佛隨機受請轉正法輪隨者諸佛赴機受請轉法輪時我及聖眾常預勸請之流無空過者何以故念念常勸請故令諸眾生聞法悟解捨邪入正越凡得聖治我無始已來教人為惡破壞他善奪他勝利謗佛法僧塵沙障業然

諸眾生既聞法已悟入得證展轉教導一切眾生盡未來際常無斷絕也十住毗婆沙論云

十方一切佛

現在成道者

我請轉法輪

安樂諸眾生

十方一切佛

若欲捨壽命

我今頭面禮

勸請令久住

述曰前偈請佛轉正法輪增長智慧治我無始已來自作教人謗法之罪後偈請佛久住受人供養增長福業治我自作教他謗佛惡業之罪此則福智雙行也

願令我身心

猶如明淨鏡

十方諸佛土

自在於中現	彼一一刹海	諸佛身充滿
諦觀諸佛身	眞實無去來	各放勝光明
微妙難思議	照除我煩惱	如日消垂露
得除煩惱已	證見十方佛	於一一佛前
勸請修供養	身心若未盡	勸請無休息
復願我身心	猶如淨法界	一一毛孔內
流出諸佛雲	佛雲難思議	普覆衆生類
隨彼所見聞	如意受安樂	衆生界若盡
心緣界可盡	願我淨心內	佛出無休廢
隨喜		

竊惟我所修	施等諸善根	皆從法界流
是諸佛所行	計我愚且鄙	常應沒諸惡
何其年將暮	得發施等心	自慶希所得
踴躍無有量	因見諸衆生	修行凡夫善
乃至一彈指	我心悉隨喜	況諸大菩薩
成諸波羅蜜	滿足諸地道	而當不欣慕
是故我慶悅	稽首諸法藏	
廻向		
罪中之大罪	惡中之大惡	於諸衆生內
其唯我一人	自非諸佛力	及衆生菩提

以自所作業 望消已罪者 會無如之何

是以隨所作 一切諸善根 不敢私自計

盡迴施衆生 卽復爲衆生 持彼所施善

迴向大菩提 令究竟解脫 彼旣成佛已

各以自在力 皆共攝受我 使行菩提道

令佛入境界 故我於衆生 最後成正覺

所以淨身心 頂禮大迴向

發願 初有十大願出攝論文
自下諸願並是人述耳

一供養願願供養勝緣福田師法主二受持願願受持勝妙正法三轉法輪願願於大集中轉未曾有法

輪四修行願願如說修行一切菩薩正行五成熟願

願成熟此器世界衆生三乘善根六承事願願往諸

佛土常見諸佛恒得敬事聽受正法七淨土願願清

淨自土安立正法及能修行衆生八不離願願於一

切生處恒不離諸佛菩薩得同意行九利益願願於

一切生處恒作利益衆生事無有空過十正覺願願

與一切衆生同得無上菩提恒作佛事

願我作大地 廣長無限量 爲諸衆生等

作真歸依處 凡有受用者 成就對治道

滅諸妄想識 生長菩提心 甚深無障礙

受用不可盡	願我作大水	具足八功德
唯洗衆生心	煩惱諸垢穢	悉令畢竟淨
滿足佛菩提	願我作大火	日月諸星光
燒竭寒水獄	普照閻冥國	於彼諸衆生
救攝無有餘	悉令得見道	解脫一切過
願我作大風	微密滿虛空	諸有熱惱處
扇之以清涼	憐然受安樂	願我作虛空
寂然無障礙	攝受諸衆生	一切無有餘
其有受用者	皆得二無我	以空三昧樂
而其相娛樂	願作藥樹王	徧覆衆生界

見聞及服藥	除病消衆毒	毒消病已除
煩惱亦皆無	次以真如來	充滿佛法身
願我作飲食	色香美味具	於諸衆生前
一切皆示現	隨其所味樂	一切皆滿足
至於生死際	是食爾乃消	願我作衣服
輕軟色微妙	小大隨形量	溫涼稱物情
等心施衆生	決定無有餘	令彼心清淨
具足妙莊嚴		

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善根以此善根施與一切無邊衆生悉共廻向無上菩提令我此願念念增長

世世所生常繫在心終不忘失常爲陀羅尼之所守護也

優劣

惟居家持戒凡有四種一曰下二曰中三曰上四曰上上若爲現樂怖畏惡名或爲家法助隨他意或避苦役求離諸難是爲下人持戒若爲世間福樂堅持禁戒是爲中人持戒若爲諸法無常欲求離苦無爲常樂涅槃是爲上人持戒若爲憐愍衆生專求佛道了知諸法深觀實相不畏惡道現招勝樂是爲上上人持戒故智度論云下持戒者生人中中持戒者生

六欲天中上持戒者行四禪四空定生無色清淨天中又下清淨持戒得羅漢道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道上清淨持戒得佛道又正法念經云若畏師持戒名下持戒非畏師持戒名中持戒畏惡道持戒是名上持戒

受捨

如大乘菩薩戒有三種謂前三聚淨戒是也此戒受已謂與心俱心無後際故戒不失又善戒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退菩薩心二得增上惡心離是二緣乃至捨身他世地獄畜生終不失戒後若更受不

名新得名爲開示瑩淨故長也又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云諸大德一心諦聽我今欲說三世諸佛菩薩成就利益一切衆生功德戒如是住菩薩戒者卽是前四波羅夷若有犯者不名菩薩現身不能莊嚴菩提又復不能令心寂靜是似菩薩非實菩薩犯有二種有燻中上若燻中心犯是不名失若是增上心犯是名爲失何者是上若犯上四數數樂犯心無慚耻不自悔責是名上犯菩薩雖犯於上四事不卽未失不同比丘犯於四重卽爲未失菩薩不爾何以故比丘犯四更無受路菩薩雖犯脫可更受是故不同若依

小乘戒有四種一在家五戒八戒二出家十戒二百五十戒此之四種一受得已謂與形俱身存戒在身謝戒亾故短大乘戒也依毗曇論云別解脫戒捨有四種一作法捨二命終捨三斷善根捨四二形生捨又薩婆多論云若受齋戒已遇惡因緣逼欲捨戒者不必要從出家人邊捨趣得一人卽成捨

述曰若有犯戒難緣逼其犯者寧可捨却爲之後時無過故論云若五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受八戒若八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出家受十戒乃至具戒亦爾所言四重者謂盜滿五錢重處行姪殺人自稱得聖隨

犯一戒即名犯重於戒律中無懺悔法若依方等大
 乘經等方開受懺亦有諸師不許向優婆塞等說四
 重者恐成誤錯若不許者何故欲受戒前展轉遣問
 若捨時隨對一人前捨並得無問道俗皆成問曰受
 時所以要對出家人前成受捨時對白衣亦得答曰
 受戒欲似登山採寶所以稍難捨戒欲似下坂棄珠
 所以甚易故四分律云若有捨戒者於佛法為死受
 生則難趣死極易捨時應云大德一心念我先受得
 五戒為優婆塞美今對大德捨却作在家白衣一說便成八戒
 然後若好心發時欲更受戒應先懺前罪後受亦得

頌曰

大慈振法鼓	開悟無明聾	鑪冶心穢垢
防非如利鋒	護鵝不惜命	守草養生同
五篇遮輕重	七聚蕩心胃	晨朝宣寶偈
夕夜虔誠恭	近求出苦海	遠念法身蹤
七支淨三業	五分滿金容	各願堅固戒
淨土得相逢		

感應緣略引十驗

齊沙門尚統

晉沙門慧未

晉沙門法安

晉沙門曇邕

齊沙門法度

梁沙門智順

隋沙門淨業

隋沙門靈幹

唐華州張法義

唐冀州夏侯均

齊尚統師傳云漢明初感摩騰法蘭唯有二人初來至此不得受具但與道俗剃髮被服縵條唯受五戒

十戒而已伏惟如來出世八年始興羯磨震旦在白木條東二萬七千里開持律五人得授大戒自後至漢第十桓帝一百餘年內猶用三歸五戒十戒迭相傳授桓帝已後北天竺國有五西國僧來到漢地與大僧受具足戒一名支法領二名支謙三名竺法護四名竺道生五名支婁識其時大律未有支法領口誦出戒本一卷羯磨本一卷在此流行今時名舊羯磨後到魏皇初三年曇摩迦羅又譯出戒律後至元孝文世有光律師驗舊羯磨及以戒本文有加減多少不足依大律本次第刊集現世流行號爲新羯磨

于時尼衆來求受戒支法領曰如律所明唯開邊地
五人僧受具戒不論尼衆是時尼等辭退而還泣淚
如雨不能自勝後到漢末魏初東天竺國有二比丘
尼來到長安見比丘尼衆問曰汝誰邊受戒尼衆答
曰我到大僧所受五戒十戒而已二尼歎曰邊地尼
等悉未有具爲還本國化得一十五人來三人在雪
山凍死二人墮黑爛死餘到此土唯有十人在此諸
尼悉赴京師與授具戒後到其地亦與彼尼受具訖
巴西尼思憶本鄉卽附舶南海而還及至上船唯有
七人三人命終來去經途十有餘年後至魏文帝三

年内勅設無遮大會魏帝勅問此土僧尼得戒源由
有何靈驗諸大德等咸皆不答于時卽有比丘請向
西國問聖人得戒源由發足長安到於天竺見一羅
漢啓白震旦僧尼得戒以不羅漢答曰我是小聖不
知得不汝在此住吾爲汝上昇兜率奉問彌勒世尊
得不得來報卽便入定向兜率天具問前事彌勒答
曰僧尼並得戒訖仍請靈驗彌勒卽取金華云若邊
地僧尼得戒願金華入羅漢手掌不得莫入發願旣
訖將華按手其華入掌中高一尺影現彌勒語曰汝
到震旦比丘所亦當如我此法羅漢下來如彌勒法

以華按比丘手卽入掌中高一尺影現瑞應旣徵其
時卽有遠方道俗來相欽仰求受三歸五戒乃有無
數卽號爲華手比丘當去之時有一十八人自餘慕
住西國或有冒涉流沙風寒命過唯有華手比丘獨
還漢地當本去日有迦毗羅神現身語華手曰道路
懸遠多諸險難弟子送師至彼來往清吉未到之間
魏文帝殿前有金華空中現文帝問太史曰有何變
怪太史答曰西域正法欲來到此不盈一月華手比
丘掌中金華來到此土初至之日空裏金華卽滅不
現大瑞旣徵故戒福未傳也

晉廬山有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貞素自然清心克
已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
衣卒以終歲樂住廬山與遠同止又別立一茅室於
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
氣求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令上山人去後
還復循伏求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
騎馬當道遮求不聽去日時向晚求以杖遙指馬馬
卽驚走營主倒地求捧慰還營因爾致疾明晨往寺
向求悔過求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爲耳白黑聞知
歸心者衆矣至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

執志愈勤雖枕痾苦而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
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
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
晉新陽有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是遠公之
弟子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於晉義熙年中
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
數人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
以畏虎早閉門閤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
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
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

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
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
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
牀前云此下有銅鐘寤卽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
像後以銅助遠公鑄佛安後不知所終

晉廬山有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
南投廬山事遠爲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傳法
不憚疲苦乃於山之西南別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
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
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袷衣風姿端

雅從者三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
乃爲說法授戒神驟以外國七筭禮拜辭別倏忽不
見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齊琅瑯攝山有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
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
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琅瑯之攝山挹度清卓待以
師友之禮及亾捨所居爲栖霞寺請度居之先有道
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
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許間忽有人馬鼓角之聲俄
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

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
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栖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相繼亦
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末
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祭祀
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
明日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
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
受戒而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
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
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

一瑠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卽間其徵感若此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等並遙恭以師敬資給四事六時無闕以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四矣

梁山陰雲門寺有釋智順本姓徐琅琊臨沂人秉禁無疵陶練衆經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飲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未出雲門寺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類也臨終之

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

右六驗出梁高僧傳

隋終南山悟真道場釋淨業漢東隋人也精研律部博綜異聞確乎內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寺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扃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卽乘船入水爲魚授戒魚皆迴頭遶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堞菩薩一

軀不可移動至明乃見迴首面向舍利狀類天然一
無損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
日卒於本寺春秋五十有三

隋西京大禪定寺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
人也而立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禁遮性仁
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洛州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
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
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
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填平滿還如常日以大
業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八

右二

驗出唐
高僧傳

唐華州鄭縣人張法義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
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
語會天晦冥不歸能宿不僧設松栢末以供食之謂
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
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
令淨浴清淨披僧衣爲懺悔旦而別去至十九年法
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雜木瘞之而蘇自推
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
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南行十許

里巷左右皆有官曹門閭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法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神見打甚困袒而示背背青腫官曰稽過多咎與杖二十言杖亦畢血流灑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案簿多先朱勾畢有未朱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木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卽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

道弟子其罪並懺悔訖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是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主典將法義過王宮東殿宇宏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爲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七日旣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卽住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

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
急去還家憑福報後來不可見我宜以掌印呈王
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正黑
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
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之處文不
可識然皆為瘡終莫能愈至今尚存隴西王博義與
法義隣近委之王為臨說右一驗出
真報記
夏侯均者冀州阜城人也顯慶二年病經四十餘日
昏亂殆死自云被配作牛頻經苦訴訴云嘗三度於
隱師處受戒懺悔自省無過何忍遣作牛身受苦如

是均已配磨坊經二十日苦使後為勘當受戒是
實不虛始得免罪此人生平甚有旅力酗酒好鬪今
現斷酒肉清信賢者為隱師弟子齋戒不絕右一驗
出冥報

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七

校譌

第四紙

十一行有彰字

第七紙

十七行授宋

第十

七紙

十九行現規

第二十三紙

八行慰北

第二十五

紙

十八行飲飯

第二十七紙

十四行各

音釋

浴余專切綠水而下也識楚諧切慄力質切憚徒案切諳烏舍切

也歷安徒感切悵安靜也坂甫遠切縵謨官切寤寐覺也綜子宋切

脯方矩切沂水魚餘切確苦角切肩古螢切塙蘇故切

也物瘞埋於計切川兒際切酌許具切怒也

太倉王夫人魏氏施贊刺此吳江比丘明覺對甌

法苑珠林第一卷寧唐士登書清涼山妙德庵識

萬曆辛卯秋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憚撰

破戒篇第八十八

述意部

惟茲戒德本願深重救生利物稱斯為最是以受之甚易持之稍難若非精翫護持大果何容得證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若其小過覆藏則為難滅大罪發露更是可原故知有過須悔得入七眾守愚不反長墜三塗所以此之一章通明道俗持犯損益若是居家白衣曾有微信受得戒者不勝名利失意有違故

此兼明若是攸攸白衣業識風馳昏沉財色好貪名利樂著五欲不信佛法者此定罪人非此所明今時述者出家僧尼及優婆塞等恐乖佛教虛染名利故今偏說若是上品白衣見佛呵責出家人罪卽自勸勵省已不爲出家清虛高慕玄軌尚有失意乖違被佛詰責我等白衣無慚無愧公然造罪晝夜匪懈未曾耻改所以如來棄捨我等不蒙教誨卽自改過息意不犯譬如智人先誠已身他人見責亦自改悔故書云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是下品凡愚無識之人見佛呵責犯過衆僧唯加輕笑退敗善心不

自思已愚戇之甚劇於畜生亦如醉人墮卧糞坑嘔吐狼藉屎尿汗身仰視岸人及呵不止此亦如是是故如來雖欲救拔無其出路故經云譬如有人墮在糞坑全身沒入無髮可拔如何欲救也

引證部

如大品經云佛告諸比丘我若不持戒者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下賤人身況能成熟衆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犍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禁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

切檀越供養亦不得飲用國王水土五千大鬼常遮
其前鬼言大賊入坊舍城邑宅中鬼復掃其脚跡一
切世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衆生眼不欲見犯戒之
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又寶梁經云若破戒比丘受
持戒者禮敬供養不自知惡得八輕法何等爲八一
作愚癡二口瘡瘰三受身挫陋四顏貌醜惡其面側
戾見者嗤笑五轉受女身作貧窮婢使大其形羸瘦
夭損壽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惡名八不值佛世佛言
若有非沙門自言是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於此大
地乃至無有涕唾處況舉足下足去來屈伸何以故

過去大王持此大地施與持戒有德行者令修行中
道是破戒比丘一切信施不及此人況僧房舍之處
衣鉢卧具醫藥信施所不應受若有破戒比丘如分
一毛以爲百分若有惡比丘受人信施如一毛分隨
所受毛分卽損施主譬如師子獸王若有死已無有
能得食其肉者師子身中自生諸蟲還食其肉於我
法中出如是諸惡比丘貪惜利養爲貪所覆不識惡
法能壞我法當知是惡比丘成就四法一不敬佛二
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敬戒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心求利養

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無快樂

其心多奸

欺誑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清淨

諸天神龍

有天眼者

諸佛世尊

咸共知之

佛告迦葉云何旃陀羅沙門迦葉譬如旃陀羅常於塚間行求死屍無慈悲心視於衆生得見死屍心大喜悅如是沙門旃陀羅常無慈心至施主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貴重心從施主家受利養已不教佛法親近在家亦無慈心常求利養是名沙門旃陀羅如是旃陀羅爲一切人之所捨離如旃陀羅所至之處不到善處何以故自行惡法故如是沙門旃陀羅

所至之處亦不到善道多作惡業無遮惡道法故譬如敗種終不生芽如是敗壞沙門雖在佛法不生善根不得沙門果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鴛鴦鳥不住園廁釋提桓因不與鬼住鳩翅羅鳥不栖枯樹破戒之人亦復如是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於正法中得出家者應作是念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悉知我心莫於佛法作沙門賊迦葉云何名沙門賊沙門賊有四種何等爲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服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是名第一沙門之賊二者於日暮後其心思惟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門

之賊三者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爲利養故自稱我得
阿羅漢果是名第三沙門之賊四者自讚毀他是名
第四沙門之賊迦葉譬如有人具大勢力於三千大
千世界衆生所有珍寶一切樂具刀杖加害皆悉奪
取迦葉於汝意云何此人得罪寧爲多不迦葉白佛
言甚多世尊佛告迦葉若有凡夫未得聖果爲利養
故自稱我得須陀洹果若受一食罪多於彼我觀沙
門法中更無有罪重於妄稱得聖果者佛告迦葉出
家之人微細煩惱復有四種何等爲四一見他得利
心生嫉妬二聞經禁戒而返毀犯三違反佛語覆藏

不悔四自知犯戒受他信施出家之人具此煩惱如
負重擔入於地獄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
獄何等爲四一多聞放逸自恃多聞而生放逸二利
養放逸得利養故而生放逸三親友放逸依恃親友
而生放逸四頭陀放逸自恃頭陀自高毀人是名四
種放逸墮於地獄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
末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身披袈裟毀滅如來無
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佛告迦葉汝莫問此何
以故彼愚癡人實有過惡一切魔事皆悉信受如來
不說彼人得道假使千佛出興於世種種神通說法

教化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寧頂戴四天下一切衆生山河聚落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愚癡衆生不信之音世尊我寧坐於一胡麻上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在於大劫火中若行若立若坐若卧百千億歲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受於一切衆生瞋恚罵辱撻打加害不能聞彼不信癡人偷法大賊毀禁之聲又莊嚴論偈云

詐偽諂佞者 心住利養中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某是我親友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 墜墮三惡道
障於出世道

以此文證愚人背道專求名利唯成惡業常順生死恒處暗冥若聞禁戒廣學多聞卽言我是下根凡愚自非大聖何能具依若聞王課種種苦使勒同俗役便言我是出家淨行沙門高於人天重逾金玉豈預斯事故佛藏經云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爲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爲鳥而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臭

穢但樂暗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
布薩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如
燒屍殘木不復中用又成實論云不爲修善故食則
唐養怨賊亦壞施主福損人供養如是不應食人之
食又佛藏經云得出家已自稱沙門不能堪受如實
佛化於此法中不能修心不得滋味振手而去墮在
惡道猶如豚子捨牀褥去破戒比丘當於百千萬億
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
者何如拮一髮爲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
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飲食卧具醫藥如是等人於我

法中出家求道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於我法
中爲是逆賊爲是法賊爲是欺誑詐僞之人但求活
命貪重衣食是則名爲樂世奴僕又增一阿舍經云
或有人得供養衣被飲食牀褥卧具病瘦醫藥彼得
已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有欲意不起諸想
都無此念自知出要之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亂念
心無增減猶師子王食噉小畜爾時彼獸王亦不作
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欲意不
起諸想此人亦復如是又如有人受人供養得已便
自食噉起染著心生愛欲意不知出要設使不得恒

生此想念彼人得供養已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毀蔑他人我能得利養此諸比丘不能得之猶如群猪中有一猪出群已詣大糞聚此猪飽食屎已還至猪群中便自貢高我能得此好食諸猪不能得食此亦如是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猪也又智度論云有出家人樂合湯藥種穀植樹等不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觀視星宿日月風雨雷電霹靂不淨活命者是名仰口食諂媚豪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口食若學種種呪術卜筭吉凶心術不正如是等不淨活命者是名維口食又有五種邪命何者爲

五一者爲利養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爲利養故自說功德三者爲利養故占相吉凶廣爲人說四者爲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者爲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當知出家之人爲求利養種種邪命而活其身皆是破戒不免惡道也又出家之人須常離著若偏執一處卽多住著於已偏親於他生嫉又摩訶迦葉經云佛告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自稱菩薩而行狗法譬如狗前至他家見後狗來心生瞋恚齧吠之內心起想謂是我家比丘亦爾先至他施家生已家想既貪此想見後比丘瞋目視之

心生嫉恚互相誹謗言某比丘有如是過汝莫親近
心生嫉妬行餓鬼因貧窮之因卽戒說五慳之中家
慳攝也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出家菩薩復有
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親善友不具無難失壞
善根不隨安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速悟無上
菩提舍利子何等名爲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一者毀
犯尸羅二者誹謗正法三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
見五者能於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是名爲出家
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世乃至不獲無上正等菩提
舍利子譬如餓狗憶惶緣路遇值瓊骨久無肉膩但

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就銜之至多人處四衢道中以
貪味故涎流骨上妄謂甜美或齧或舐或齧或吠歡
愛纏附初無捨離時有利帝利婆羅門及諸長者皆
大富貴來遊此路時此餓狗遙見彼來心生熱惱作
如是念彼來人者將無奪我所重美味便於是人發
大瞋恚出深毒聲惡眼邪視露現齒牙便行齧害舍
利子於意云何彼來人者應爲餘事豈復求此無肉
赤塗之骨瓊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
善逝佛告舍利子若如是者彼慳餓狗以何等故出
深毒聲現牙而吠舍利子言如我意解恐彼來人貪

著美膳必能奪我甘露良味由如是意現牙吠耳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汝所言當來末世有諸比丘於他施主勤習家慳耽著屎尿妄加纏裹雖值如來具足無難而便委棄不修正檢此之比丘我說其行如前癡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憐愍衆生欲止息故專思此事爲如是等諸惡比丘說此譬喻復次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爲欲利益安樂無量衆生故求於佛智行毗利耶波羅蜜多彼諸菩薩摩訶薩於已身肉尚行惠施況復規求妄想惡肉而於他家起諸慳嫉舍利子彼諸比丘慳他家故我說是人爲癡丈夫爲活

命者爲守財穀奴僕隸者爲重世財寶玩縛者唯於衣食所欽尚者爲求妄想貪嗜惡肉起慳嫉者舍利子我今更說如是正法彼諸比丘先至他家不應見餘比丘而生嫉妬若有比丘違我法教見餘比丘或作是言此施主家先爲我識汝從何來乃在此耶我於此家極爲親密調謔交顧汝從何來輒相侵奪舍利子以何等故彼慳比丘於後來者偏生嫉妬舍利子由諸施家許其衣鉢飲食卧具病緣醫藥及供身等資生什物彼作是念恐彼施主將先許於施後來者由如是故卽此比丘於施主家起三種過一者起

住處過見餘比丘或起恨言我於今者當離此處二者凡所習近當言未知應與不應三者於不定家安起諸過舍利子彼慳比丘於後來人發三惡言一者說住處過以諸惡事增益其家令後比丘心不樂住二者於後比丘所有實言反爲虛說三者詐現善相諂附是人伺有微隙對衆喚舉舍利子如是比丘於他施主家生慳嫉者速滅一切所有白法未盡無遺又迦葉經云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一多聞放逸二利養放逸三親友放逸四頭陀放逸此四放逸之人良由惡人入於佛法不求出世苟貪名利以

活身命故入惡道又最妙勝定經云千年之後三百年中浩浩亂哉逃奴走婢亾家失國多不存活入吾法中猶如群賊劫奪良善當爾之時十二部經沉沒於地不復讀誦經典設有頭隨者多不如法常遊聚落不在山林乃至法師解說佛語萬不著一爾時多有白衣若男若女持戒淨行呵責比丘白衣去後共相謂言今我解者如佛口說或邪言綺語無義之語以作義語如盲人指天上日若大若小等又正法念經云彼惡比丘現持戒相令彼檀越心信敬已共諸朋侶數數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隨已所聞少知

佛法共其同侶爲彼檀越說所知法如是方便欲令檀越廻彼比丘所得利養而施與之如是比丘形相沙門第一大賊到檀越家方便劫奪他人財利及以供養如是比丘見他財利見他供養生貪嫉者不曾少時眼開合頃暫作善法彼惡比丘破戒沙門捨離坐禪讀誦等業無一念間不攝地獄餓鬼畜生以此文證貪利招苦勿現善相以求名利故諸出家縱能持戒勿解經義未必斷惑由不觀理不斷結故多現善相謂已過人設聞勝智說實無我則不信受言非正理因茲謗法及行道者增長我慢死墮地獄是故

愚人縱能依戒以無法智多起罪行又大寶積經云出家之人有二種縛一者見縛二者利養縛又有二種障法一者親近白衣二者憎惡善人又有二種癡瘡一者求見他過二者自覆其罪又有二種不淨心一者讀誦外道經書二者多畜諸好衣鉢又涅槃經云出家之人有四種惡病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病謂四惡欲一爲衣欲二爲食欲三爲卧具欲四爲有欲有四良藥能療是病一糞掃衣能治比丘爲衣惡欲二乞食能破比丘爲食惡欲三樹下坐能破比丘爲卧具惡欲四身心寂靜能破比丘爲有惡欲

以是四藥除是四病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爲
少欲知足也又大集經云破戒人者一切十方無量
諸佛所不護念雖名比丘不在僧數何以故入魔界
故我都不聽毀戒之人受人信施如葶藶子何以故
是人遠離如來法故又正法念經偈云

若無讀誦心

無禪無漏盡

雖有比丘形

如是非比丘

寧食蛇毒蟲

及以煇金等

終不破禁戒

而食僧飲食

故大莊嚴經論偈言

若毀犯禁戒

現世惡名聞

爲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又智度論說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冢人所不
到破戒之人失諸功德譬如枯樹人不愛樂破戒之
人如霜蓮華人不喜見破戒之人惡心可畏譬如羅
刹破戒比丘雖形似善人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衣
次第捉籌名爲比丘實非比丘破戒之人若著法服
則是熱銅鐵鑠以纏其身若持鉢盂則是盛煇銅器
若所噉食卽是吞燒鐵丸飲熱煇銅若受人供養供
給則是地獄獄卒守人若入精舍則是入大地獄若
坐衆僧牀榻是爲坐熱鐵牀上破戒之人常懷怖懼

如重病入常畏死至破戒之人死後墮惡道中若在銅椶地獄卒羅刹問諸罪人汝何處來答言我苦極悶不知來處但患飢渴若言渴者是時獄卒卽驅逐人令坐熱銅椶上以鐵鉗開口灌以烱銅若言飢者坐之銅椶吞以鐵丸入口口焦入咽咽爛入腹腹破焦焚五藏爛壞直過墮地此諸人等由宿何因緣劫盜他財以自供口諸出家人或時詐病多求酥油石蜜或無禪無戒無有智慧而多受人施或惡口傷人如是等種種因緣宿業力故墮銅椶地獄中不可稱說行者應當一心受持戒律又未曾有經云有諸

比丘言行不同心口相違或爲利養錢財飲食或爲名譽要集眷屬或有狀惡王法使役出家爲道都無有心向三脫門度三有苦以不淨心貪受信施不知後世彌劫受殃償其宿債設更修善生天仍有餘罪天中亦受又正法念經云若有天人於先世有偷盜業未盡爾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等不可具述又像法決疑經云未來世中一切俗人輕賤三寶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法故身披法服經理俗緣或復市肆販賣自活或復涉路商賈求利或作畫師經生像匠工巧之業或占相男女舍

屋田園種種吉凶或飲酒醉歌舞作樂園碁六博或
貪財求利延時歲月廢忘經業或呪術治病假託經
書修禪占事以邪活命或行醫針灸合和湯藥診脉
處方男女交雜因私致染敗善增惡招俗譏謗良由
於此夫出家之人爲求解脫先須離罪以戒爲首若
不依戒衆善不生如人無頭諸根亦壞名爲死人故
解脫道論云如人無頭一切諸根不能取塵是時名
死如是比丘以戒爲頭若頭斷已失諸善法於佛法
爲死亦如死屍大海不納故四分律偈云

譬如有死屍

大海不容受

爲疾風所飄

棄之於岸上

又智度論偈云

衆僧大海水

結戒爲畔際

若有破戒者

終不在僧數

又僧祇律云爾時有比丘將一沙彌歸看親里路經
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遶沙彌以華散上讚言
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
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語沙彌言汝今還去道
迥多乏可持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彌受取繫著衣頭
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彌持錢在比丘後行復化作龍

來左遶沙彌以土塗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彌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彌言汝何故啼沙彌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答言持是錢來師言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爾時大目犍連共專頭沙彌食後到闍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彌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盛是沙可著世尊澡灌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已卽以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沙彌爲非人所持不能飛空時目連迴見喚沙彌來答言我不能得往問汝有所持耶答言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卽乘空而去以是

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沙彌捉金銀及錢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養育七子一子先死時此愚人見子旣死便欲停置於其家中自欲棄去傍人見已而語之言生死道異當速莊嚴致於遠處爾時愚人聞此語已卽自思念若不得留要當塋者須更殺一子停擔兩頭乃可勝致於是更殺一子而擔負之遠葬林野時人見之深生嗤笑怪未曾有譬如比丘私犯一戒情憚改悔默然覆藏自說清淨或有知者卽語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缺落汝今云何違犯所受欲不懺悔犯戒者言苟須懺者

更就犯之然後當出遂更犯戒多作不善爾乃頓出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殺一子今此比丘亦復如是又涅槃經佛說偈言

莫輕小惡

以爲無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又百喻經云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當生勝果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卽答王言此樹高廣雖欲食之何由能得卽便斷樹望得其果既無所獲徒自勞苦後還欲豎樹已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人亦復如

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反毀其禁如彼伐樹復欲還活都不可得破戒之人亦復如是又戒消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縣人皆奉行五戒十善無釀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遠賈販臨途父母語曰汝勤持五戒十善慎莫飲酒犯佛重戒行到他國見舊同學歡喜出蒲萄酒欲共飲之固辭不飲主人殷勤不獲從之後還家具首上事父母報言汝違吾戒亂法之漸非孝子也便以得物逐令出國乃到他國住客舍家主人事三鬼神能作人形對面飲食與人語言事之積年居財空盡而家疾病死喪不絕

私共論之鬼知人意鬼共議言此人財產空訖正爲
吾等未曾有益今相馱患宜求珍寶以施與之便行
盜他國王庫藏好寶積置園中卽報言汝事吾歷年
勤苦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饒富主人欣然入園見物
負輦歸舍辭謝受恩明日設食請鬼神詣門見舍衛
國人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旣已顧下走
去何爲神曰卿舍尊客吾焉得前重複驚走主人思
惟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有此人卽出言語恭設已
竟因問之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客具
說佛功德主人言吾欲奉持五戒因從客受三自歸

五戒一心精進不敢懈怠因問佛處答在舍衛國給
孤獨園主人一心到彼經歷一亭中有一女人端正
是噉人鬼婦行路迥遠時日逼暮從女人寄宿女人
卽報言慎勿留此宜急前去男子自念前舍衛國人
具佛四戒我神尚畏我已受三歸五戒心不懈怠何
畏懼乎遂自留宿時噉人鬼見護戒威神去亭四十
里一宿不歸明日男子前進見鬼所噉人骨骸狼藉
心怖而悔退自思惟不如携此女人將歸本土共居
如故卽却迴還因從女人復求留宿女人謂男子曰
何須迴耶答曰行計不成故迴還耳復寄一宿女人

言卿死矣吾夫是噉人之鬼方來不久卿宜急去此
男子不信還止不去更迷惑姪意復生不信不復信
佛三歸五戒天神卽去鬼得來還女人恐畏食此男
子藏之瓮中鬼聞人氣謂婦言爾得肉耶吾欲噉之
婦言我不行何從得肉婦問鬼言卿昨何以不歸鬼
言坐汝所爲而舍宿尊客令吾被逐瓮中男子逾益
恐怖婦言何以不得肉乎鬼言只爲汝舍佛弟子天
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宿震怖于今不安故不得肉
婦因問夫佛戒云何鬼言大飢極急以肉將來不須
問此此是無上正真之戒吾所敢說耶婦言但爲我

說之我當與卿肉鬼因爲說三歸五戒鬼初一說戒
時婦輒受之至第五戒心報口誦男子於瓮中識五
戒隨受之天帝釋知此二人心自歸依佛卽選善神
五十人擁護兩人鬼遂走去到明日婦問男子汝怖
乎答曰大怖蒙仁者恩心悟識佛婦言男子何以迴
還答曰吾見新舊死人骸骨縱橫恐畏故還耳婦言
骨是吾所棄者吾本良家之女爲鬼所略將吾作妻
悲窮無訴今蒙仁恩得聞佛戒離於此鬼二人共還
道塗四百九十八人共到佛所一心聽經心開意解
皆作沙門得阿羅漢果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

前世之師人求道時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友爾乃
解耳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昔迦羅奈大國有婆羅
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
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長者輩盡奉
佛法僧化導皆得富貴長壽安隱又能度脫生老病
死受法無窮今世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作
是念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卽便詣佛頭面著
地爲佛作禮白佛言今我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
當哀愍我故去濁穢之行受佛清淨快言於是世尊
爲受三歸五戒法竟作禮而去於是以後長者執持

到他國中見人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
見人好惡便論導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
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誓之法
作如是念我當歸佛三歸五戒之法卽詣佛所而白
佛言前受三歸五戒之法多可禁制不得復從本意
所作念自思惟欲罷不能事佛可爾與不何以故佛
法尊重非凡類所事當可還法戒乎佛默然不應言
已未絕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復有
鬼神解脫其衣裳復有鬼神以鐵鈎就其口中曳取
其舌有姪女鬼神以刀掬割其陰又有鬼神烺銅沃

其口中前後左右諸鬼神竟來分裂取其血噉食之
長者執持恐怖戰慄無所歸投面如土色又有自然
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輩急持
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長者汝今
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舉手自搏而已
從佛求哀悔惡歸善佛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
王見佛世尊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長
者於是小得蘇息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中有是
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
我受我懺悔佛言汝自心口所爲當咎阿誰長者白

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受三歸及五戒法持月六
齋奉三長齋燒香散花懸襍幡蓋供事三寶從今已
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佛言如此言者是爲大善汝
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受戒法也破是歸戒名
爲再犯若三犯者爲五官所得便輔王小臣都錄監
司五帝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皆依本罪是故我
說是言勸受歸戒者鬼神護助諸天歡喜十方無量
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士女論其終時佛
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女人墮惡道中若戒
羸者當益作福頌曰

茫茫惚惚

夙夜昏馳

色心染著

不覺日滋

身色漏尅

朝夕推移

戒瓶既破

淨報何施

七支不護

三業失威

賢聖共捨

神鬼競嗤

淨衆不納

擯同死屍

墜幽塗

萬劫長縻

感應緣

略引四驗

晉沙門竺曇遂

宋沙門釋智達

宋沙門釋曇典

隋沙門釋慧雲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晢端正流俗沙門身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夕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唄思一聞之其伴慧觀便為作唄訖其猶唱讚語云歧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

何可言旣而歔歔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

右此
一驗

出續搜
神記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
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遂經二
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言始困之時見兩
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牀前曰
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
復曰可乘輦也言卒而輦至達旣昇之意識恍然不
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輦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
危示道登躡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闥甚華達入

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傲牀坐姿貌嚴
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柱刀列直森然
貴人見達乃斂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
曰有識已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不達曰初受具
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恒事轉經故於誦戒時
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爲可且誦經
達卽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勅所錄達使人曰可送
置惡地勿令太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
蹙鬧聲沸火而前路轉闔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
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

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鬧聲壯久久靖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聞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杖投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人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囤上囤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囤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鑊側有人以杖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斫爛而猶不死諸

鑊皆滿唯有一鑊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卽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達今猶存存索寺也齋戒逾堅禪誦彌固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輦米伴輦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

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曆
算未窮卽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
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屍
腋下於是而蘇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入
右二驗出
真祥記
隋東川釋慧曇不知何人辯聰令逸大小通明住寶
明寺襟帶衆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
曇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徒衆
數數聞之可今一僧豎義令後生開悟曇氣岸風格
當時無敢抗者咸順從之訖於後夏末常廢說戒至

七月十五日且將昇草座失曇所在大衆以斯歲末
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
於古冢間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
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勵色瞋曇改變布薩安充豎義
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端情懺悔乃經十載
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
神色無亂欣然而卒咸嘉徵祥卽世懲革
傳
右此一驗
出唐高僧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八

校譌

第一紙十一行做做南藏作悠悠第九紙二行吠南藏作跳第十六紙九

四行生北藏作先第二十三紙八行置宋南藏作至第二十四紙九

行今宋南藏作令

音釋

嘔五口切吐也短昨禾切蝻短昨禾切蝻蝻方六切蝻蝻音柴

齶齒也璫蘇果切加連璫也齶五巧切舐神帑切以鏢鏢音柴

不正也切與診脉章忍切候與棹同噤巨禁切噤胡臘切炘炘

香斬切灸也太倉王夫人魏氏施費刻此吳江北丘明覺對甌

法苑珠林第一百八卷沈子清刻寧唐士登書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受齋篇第八十九

迷意部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以增長功由齋戒故捨一食之供福紹餘糧施一錢之資果超天報所以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樹無遮之會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部

如舊禰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

潼大姓留止飯教持齋戒受聽經已及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爾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曰身安隱三曰少姪意四曰少睡卧五曰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也又波斯匿王欲賞末利夫人香瓔喚出宮視夫人於齋日著素服而出在六萬夫人中明如日月倍好加常王意悚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夫人白玉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命促懼墜三塗是以月月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願以香瓔奉施世尊又中

阿舍經云爾時鹿子母毗舍佉平旦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往詣佛所稽首作禮白世尊曰我今持齋善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耶齋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放牛兒齋二者尼捷齋三者聖八支齋云何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兒朝放澤中晡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飲牛我牛今日在此處宿止明日當在彼處宿止如是有人若持齋時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

飲也我今日舍消如此舍消明日當舍消如彼舍消
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若如是持
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
尼捷齋耶若出家尼捷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
由延外有衆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杖如是南西北
方亦爾或脫衣裸形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之言
將爲真諦或執苦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尼捷齋也
若如是持齋者亦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
得廣布云何名爲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
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

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蟲於煞淨心
乃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
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彼住
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復憶念如來無所著等十號
出世淨法捨離穢汗惡不善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
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遠得
四沙門果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
林時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俱多國有一商人共
在澤中放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女受
布薩法無有害心然離車牽鼻牽行商人見之卽起

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龍欲作何等答言我欲殺噉
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貿取捕者不肯乃至八牛
方言此肉多美今爲汝故我當放之時商人恐放龍
女去已商人念言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遣捕取放
別池中隨逐看之龍變爲人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
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天恩商人答言龍性率暴瞋
恚無常或能煞我答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人
但以受布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
加害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先摒擋即便入去後入
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商人問言汝爲何事

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中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
此龍女爲不堅固爲離車所捕以是被繫唯願天慈
語令放我龍女摒擋已即呼入宮坐寶牀上龍女白
言龍中有食能盡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
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天今欲食何食答言欲須
閻浮提食即持種種飲食與之商人問龍女言此龍
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煞
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
得直爾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
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便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

布薩何為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為五謂生時
 眠時媵時瞋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
 薄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人道中生為畜生中苦
 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語言此
 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
 神變持著本國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
 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暫救
 龍女恩報彌鐘况持大齋
 受福寧小又菩薩受齋經云某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
 僧某身所行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已除棄某若
 干日若干夜受菩薩齋自歸菩薩佛告須菩提菩薩

齋日有十戒第一菩薩齋日不得著脂粉華香第二
 菩薩齋日不得歌舞打鼓伎樂裝飾第三菩薩齋日
 不得卧高牀上第四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
 第五菩薩齋日不得持刀金銀珍寶第六菩薩齋日
 不得乘車牛馬第七菩薩齋日不得捶兒子奴婢畜
 生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分檀布施得福菩薩
 齋日去卧時於佛前叉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有持
 齋戒者行六度者其皆助安無量勸助歡喜福施十
 方一切人非人等所在勤苦厄難之處皆令得福解
 脫憂苦出生為人安隱富樂無極第九菩薩齋日不

得飲食盡器中第十菩薩齋日不得與女人相形笑
共座席女人亦爾是爲十戒不得犯不得教人犯亦
不得勸勉人犯○菩薩解齋法言南無佛南無法南
無比丘僧某若干日若干夜持菩薩齋從分檀布施
當得六波羅蜜如諸菩薩六萬菩薩法齋日夜一分
禪一分讀經一分卧是爲菩薩齋日法○ 正月十
四日受十七日解從四月八日受十五日解從七月
一日受十六日解從九月十四日受十六日解
述曰旣受齋已若欲解齋要待明相出時始得食粥
不爾破齋何名明相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

若日照閻浮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則有青色若
過樹葉則有白色於三色中白色爲正始得解齋食
其粥也頌曰

今月建清齋

佳辰召無疆

四部依時集

七衆會昇堂

蕭條清梵舉

哀怨動宮商

香氣騰空上

乘風散遐方

歎德研冲邃

詞辨暢玄芳

折煩呈妙句

臨時拆婉章

緇素相依託

財法發神光

福田今夕滿

恩慧導存亾

感應緣

略引
四驗

東晉沙門法顯

宋沙門僧伽達多

宋居士郭銓

高齊沙門實公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
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
上座親事經理勅沙彌爲客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
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爲大所嚙顯
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
也後隨舶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

答有是事便詣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
也當時見爲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卽捨宅
爲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
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掩入船中卽得安流昇岸
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沂江西上暫息林
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
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
令摸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鷹採取
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
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

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

顯今在相州大慈寺

右此一驗見晉文雜錄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等並博

通經論偏以禪思爲業以元嘉之初來遊宋境達多

常在山中坐禪日時將逼念欲受齋乃有群鳥銜果

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昔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

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進食之

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叵後三十餘載元

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壻南陽劉疑之家車衛甚盛謂

疑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爲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

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在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

吾有謫罰已告汝壻令爲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

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號踊留

之問當何處設齋答云可歸吾舍倏然復沒疑之卽

狼狽供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疑相聞言感君厚惠

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

右一驗出冥祥記

高齊初沙門實公者嵩山高栖士也旦從林慮向白

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

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

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芝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

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眇實實怖將返須臾胡
僧外來實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
久實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
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實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
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
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
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
等無處不至動卽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
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鑿禪
師講會各各豎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詞旨鋒起殊

爲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實本事鑿爲和上旣聞此語
望得叅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咨諸僧曰鑿是實和
上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
宇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切心出以問
尚統法師尚曰此寺名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
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泥或隱遷徙無定今山
行者猶聞鐘聲

見侯君素
旌異記錄

破齋篇第九十

述意部

惟無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長夜悲倒懸之

撰述
苦漂輪陷墜之溺思之痛傷亦深可懼也良由福田
輕薄信施難消齋戒無固事等坏瓶易毀難持又同
霜露我人轉盛著逾膠漆不懼累劫之殃但憂一身
之命所以飽食長眠何異狔犬破齋夜食鬼道無殊
是故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損良田之種也

引證部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諸檀越造僧伽
藍厚置資給供來世僧有似出家僧非時就典食僧
索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
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

戒人亦犯盜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主
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受
時食食不盡者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
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卽福田是卽出家是卽僧伽
是卽天人良友是卽天人導師其有不淨者猶爲破
戒是大劫盜是卽餓鬼爲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
時輒與是與食者是名退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
是名破噐是名癩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
婆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命食況我弟子
知法行法而當爾耶凡如此者非我弟子是盜我法

利著無法人是名盜食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一團一撮片鹽片酢皆死墮焦腸地獄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猪狗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怪其聲後生餓鬼還伽藍中處其園內噉食糞穢並百千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不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罪尚輕割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絕出世道故又捷陀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捷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之

卽爲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捶折其一角血流備面痛不可忍牛遙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爲汝殺之牛卽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後莫取之如我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爲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卽歡喜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

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爲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昇天上壽盡下爲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爲天人龍鬼神說法東方有國名鬱多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捷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遙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

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委厄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衆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糧臨當別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衆僧於市市酪無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食婦怪問我不審何恨答曰不恨也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名八關其婦

瞋恚忿然言曰瞿曇亂俗奚足採納君毀遣則禍從此
此輩踧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爾夜年壽算盡終於
夜半神來生此爲此愚婦破我齋法不率其業來生
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
天上封受自然卽爲梵志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其初夜
有五百天子賫持香華光明赫奕照祇洹林來詣佛
所禮已却坐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匝還詣

天宮於其晨朝阿難請問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
過去迦葉佛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所禮
拜問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勸二婆羅門共受齋
法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已俱還詣婆羅門聚會之
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食慇懃數勸不免
其意求生天者卽便飲食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
命終生於龍中不食得作國王以其先身共受齋故
生彼國王園池水中時守園人日日常送種種果蔬
奉上獻王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念言
我雖出入常爲門監所見前却我持此果當用與之

作是念已尋卽持與門監得已復作是念我雖出入復爲黃門所見前却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卽持與黃門得已復作是念夫人爲我常向大王歎譽我德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卽便持與夫人得已復上大王王得果已卽便食之覺甚香美卽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卽時如實對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園子王卽招呼吾園之中有是美果何不見送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末自陳王不聽言而告之曰自今以後常送此果若不送者吾當殺汝園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啼涕泣不能自制

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是哭聲化作人形來問之言汝今何以啼哭乃爾園子具答所由龍聞是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著金槃上持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獻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佛在世本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在龍中我今還欲奉修齋法求捨此身願爲語汝王爲我求八關齋文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子於是納受果槃奉獻王已因復說龍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然者當爾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況

復得有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恐見危害思念此理無由可辦時彼國王有一大臣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龍從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臣答曰今世無法云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不獲吾必殺卿大臣聞已却退至家顏色異常甚用愁惱時臣有父年在耆舊每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尋卽問言卽向父說委曲諸理父答子言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爲就伐試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大臣得已甚用歡喜著金槃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喜不能自勝送與龍王龍王得已甚用歡慶賚持珍寶

贈遺與王各還所止共五百龍子勤加奉修八關齋法其後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告阿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修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佛說是緣時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遺教法律云若出家人乘車馬一日除五百日齋一歲三百六十日乘計除却十八萬日齋舍利弗問佛何故比丘乘騎除五百日齋者佛言比丘是知禁律人他見生謗令他得罪除老病暫乘不犯問曰何故不論俗人答曰出家清虛慈愍衆生故他人怪白衣穢濁常造罪人殺戮尋常何論輕重故人見不怪也頌曰

樵述
空外
卷一
九

貪心未嘗滿 福善未曾憂 專求美飲食

飽擊無恥羞 昏塵全未拭 心垢豈能除

破齋常夜食 辜負施難消 苦長命自短

業催暗中遊 漂浪四流海 難逢六度舟

小惡猶不改 大善何能修 類同園池龍

焉得齊高流

感應緣 略引此
三驗

晉俗人孫稚

齊王氏四娘

唐李思一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
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亾祚後移
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
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眾之中隨侍像行見
父母拜跪問訊隨其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崇不
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
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太山府
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
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譴有教推問欲鞭罰之
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

支那

法苑珠林卷一百九

十六

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
精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
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
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
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當有寇難事
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
有罪謫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
人也願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
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然後費設耳當使
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病

殆死同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
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爲期日垂至而便住云
云

齊王氏名四娘未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爲莊飾者
覺其心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溫氣息漸還俄
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
踞胡牀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
錄人來各鞭四十語此四娘女郎可去答曰向來悅
悅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卽命一人力送之行少
地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

見新婦不答不知處喚奴自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
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
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卽四娘之婢也正被苦
謫四體磔縛如裝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號新婦
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
而手被攣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
形四娘問此爲何聲答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
獲此苦報呼叫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
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排其踣著乃得
就身而稍蘇活其人今休然尚存

右一驗出
冥祥記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
月已死經日而蘇語在冥報記至末徽三年五月又
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盡蒙王放復歸於王
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辨珪又見會福寺僧弘
亮及慧寶二人並在王前辨答見冥官去慧寶死期
未至宜修功德辨珪弘亮今歲必死辨珪等是年果
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
之辨珪曰我爲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子等曰爲
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卽爲營齋巫者又云辨珪
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爲破齋兼妄持人長短今被拔

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右一驗出

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九

校讎

第一紙

十七行加常之

第二紙

十行牽鼻之第九

紙

十一行輪疑當作淪

音釋

重

觀勇切

蜚

古瑰切

擗擋

擗早切

八餅

餅薄切

金

正當作餅必邱切

邃

雖遂切

啗

五巧倪結二切

禺

語俱切禺中已時也

銓

此緣

謫

陟革切責罰也

宥

于救切寬也

禺

語俱切禺中已時也

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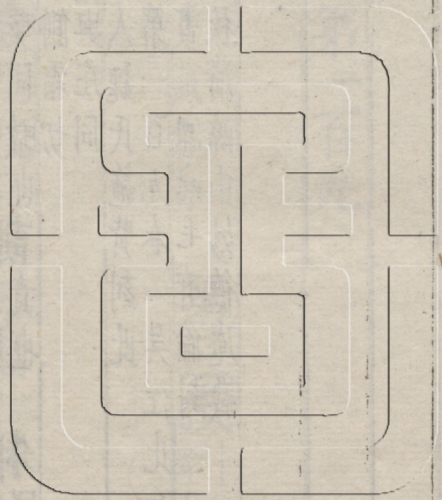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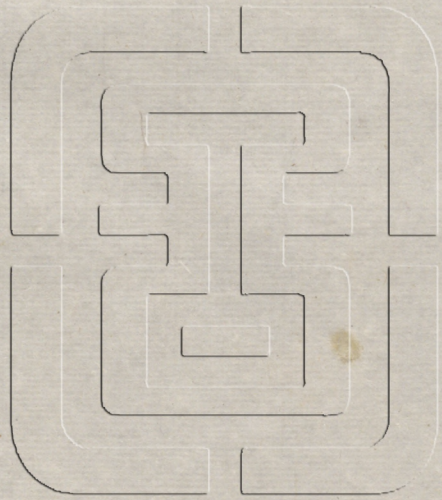
也

也

也

也

也



撰述

注外三本卷一百九

十九

